

残酷的夜幕

徐广顺 著



—文革暗杀集团纪实



残酷的夜幕

—— 文革暗杀集团纪实

徐广顺

大连出版社

1989·大连

残酷的夜幕

徐广顺 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昆明街36号

沈阳市新兴印刷厂印刷

字数19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1/2

印数：50,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文 旻

封面设计：石 楠

责任校对：姜人镜

ISBN 7—80555—057—3/I·11

定价：3.30元

关于《残酷的夜幕》几点说明及提要

本书是一部超级惊险纪实小说，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比美国三K党、意大利黑手党还要凶残的恐怖暗杀集团。一旦将那个时代的某些事情真相披露出来，人们会惊愕地发现事实将比传说更令人毛骨悚然，这类暗杀集团不仅存在，而且其凶恶残暴之举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他们曾将一切阻碍其阴谋实现的人均列入暗杀名单之中，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

本书作者十多年前有幸接触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并获得了大量关于这个恐怖暗杀集团的资料，十余年后写成此书。

作者以其玄妙之笔触及了当时中国各个阶层，上至中央首脑、下至罪犯、平民，大江南北、纵横千里，将那个曾笼罩中国、震惊世界的“大阴谋”写得淋漓尽致。

书中虽有“性”描写，但却无海淫之嫌，此外，它不仅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超级惊险纪实小说，而且，由于书中涉及了当时中国社会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因此，又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文革”资料。

目 录

第一章	阴谋	1
第二章	绝密计划	18
第三章	行动	24
第四章	谋杀在上海	28
第五章	选美	37
第六章	超级警卫	44
第七章	重逢的情人	69
第八章	她疯了	74
第九章	杀机四伏	83
第十章	死亡的阴影	95
第十一章	失贞的处女	122
第十二章	冒险的试验	138
第十三章	为了贞洁	150
第十四章	谋杀在北京	155
第十五章	绑架	182
第十六章	罪恶的密令	197
第十七章	追杀	204

第十八章	她死了.....	224
第十九章	疯狂的一跳.....	231
第二十章	阴谋破灭.....	242
第二十一章	死亡之旅.....	250
第二十二章	绝命.....	262
第二十三章	坠机之迷.....	285

第一章 阴 谋

一九七一年北京的春天姗姗来迟，已进三月仍看不到丝春的影子。从西伯利亚刮来的干冷的北风挤进燕山山口，肆无忌惮地从长城外吹来，扑向这座古老的京城。空气里充满着野兽咆哮的声音。这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古都在寒风中呻吟、战栗，她似乎在努力摆脱风沙的磨难。年复一年，她艰难地承受着大自然的摧残，岁月使她衰老，尽管她也曾有过辉煌的年代。

进入市区，风势明显减弱。替代风嚎的是那终日不得消散的人嚷车鸣。自金、元两朝定都于此以后，这座燕北重镇便成了华夏大地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现代生活更使这座京城的人口迅速膨胀，以至使幢幢高楼大厦冲破原有城廓的束缚拥向郊外。急剧增涨的人口给京城带来种种不便，甚至每日必不可少的淡水，也日渐不足。有的专家已经断言，也许用不了三十年，因为缺水中国将面临着迁都的危险。尽管如此，在这疯狂年代的中国却无人顾及这些。北京城潜在着缺水迁都的危机，然而，另一种危机，一种政治上的危机已经在这里开始蔓延……。

在人满为患的北京城，居然有这样一处优雅、僻静、略带几分庭院姿色的住宅。它虽身居闹市，但不闻一丝扰人的噪音。街市上的车鸣人嚷经过几层筛选，到这里早已所剩

无几了。甚至连横冲直撞的冷风在这儿也不得不歇息止步。五年前，在这幢宅院重新修葺后，院墙外的几条街道就同时竖起了“车辆禁行”的标牌。北京的居民走到这里总是绕行而过，他们宁可多走上几里地也不愿涉步于此。他们倒不是怕什么，只是不想遇到意外。即便是白日晌午，在这儿的街面上也阒无一人，幽静之中渗透出几分神秘与冷寂。难怪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北京常私下议论：“一走到这儿，就想起皇帝那晚儿的东华门，心里直打寒战。”

它就是被人称为第二个中南海的毛家湾——林彪的私宅。

这里原是一个满清亲王的宅院，后改为一所儿童医院。五十年代扩建后收为国有。据说它的第一个主人是当年身居要职的高岗。后来，不知是什么时候又悄悄地落到了林彪的手里。

在灰色高墙的里边，有一幢两千多平方米的低层建筑。表面看去，它并不算豪华，在高楼林立、危檐遍布的京城，它实在是太普通了。然而，细心者可以发现那咬合严密的砖缝、装饰考究的窗棂、铺设精美的石径，无疑都是出自于一流的能工巧匠之手。整个布局完全经过严格的统筹规划，每棵树木、每片花坛，甚至每根草叶、每粒石子都精确地摆放在自己应在的座标点上。溶豪华于朴实之中，化富丽于清雅之内，这也许正是现代人的审美观点。

在建筑物的西半部，有一间宽敞的起居室。这间房屋陈设简单，但却相当华贵。墙上挂着上等的兰田壁毯。地上铺着具有东方特色的富丽堂皇的地毯。踏上去就象在青草茂密的跑马场上散步，或在松软的海滩上徜徉。每扇窗户

都安装着百叶窗，它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改变阳光的强度和方向。天花板的中央是一个约有十平方米凸出去的玻璃罩。坐在玻璃罩下，无论是清晨，还是黄昏都可以受到阳光的沐浴。尽管北京已经到了停止供应暖气的季节，但在这间房子里，由于有衡温仪的控制，气温总是保持在摄氏23°—27°之间，据有关资料讲，这个温度是对人的机体最适宜的温度。

此刻 房间的主人正坐在一张电控升降椅里接受着柔和的日光的沐浴。

太阳光从西边射来，被高大的树冠筛成了斑驳的淡色和灰黑的混合调，落在他光秃的额顶就好象是些神秘的摇晃不定的文字。他在玻璃罩下这样静默地坐着已经整整一个小时了，无人打扰他。屋里没有一丝声音，甚至连空气、阳光都凝止不动了。真难以想像人的神经居然能忍受住这种寂寞。他清楚，不经他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得打破这种凝止般的安静。如果愿意，他可以一直这样默然地坐下去，直至命归西天。也许，这也算是一种权力的显示。然而，他却不是那种满足于安乐陶然的俗人，近乎疯狂的“权力欲”时刻在他胸中燃烧，搅乱了他曾经是相当冷静的大脑思维，以至使他发狂地仇视所有的竞争者。他那双曾异常清澈、敏锐的双眼由于思想的重压，此刻已变得混浊、呆滞，充血的眼球象陈旧的滚珠躲藏在眼眶里。他那松弛的眼皮眨动了一下，看来他就要结束这次的日光浴了。

日光更加偏斜了，他那灰白的面孔被涂上了一层暗色，两道浓黑的“扫帚眉”懒散地横卧在布满皱纹的前额下。塌陷的两腮、瘦削的双鬓、满面病容，仿佛全身仅由骨头和神经构成。不过，当他睁开眼睛之后，铅色的脸孔便显露出深邃

隼冷的思想。他有时一改呆滞的神态，目光阴森，似乎在向人们表明他的精力并未耗尽，他要努力走完人生最辉煌的最后几步。

他终于伸出手去按动扶手上的电动开关。这是一支青筋隆起、纵横交错、苍白毫无血色的手。手背上的表皮由于干燥而泛起浅浅的白膜。据说，因为他患有“恐水症”，已多年不曾用水去洗脸洗澡，每天晚上仅仅是由保健护士用酒精为他擦擦脸、手而已。升降椅徐徐落下，最后把他送到松软的地毯上。

他离开升降椅，缓步走到书案前。书案上工工整整地摆放着几本线装的古书和一部已经翻旧了的大《辞海》。他有个习惯，每当思考重大问题之前，总要翻几页古书，或随便查查《辞海》中的辞条。

他顺手抽出一册大开本线装的《三国演义》。缓缓地打开夹着书签的一页——第二十一回，“曹操煮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

“……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筋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后人有诗赞曰：‘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杀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他的目光止住了，继而合上书，从书案上一只蓝花白底的瓷笔筒里抽出一支毛笔，稍稍停顿片刻后，把笔伸到砚台内仔细地探了探，然后在早已平放在书案上的宣纸上流利地书写起来：“勉从虎穴暂趋身……”

一行瘦长型的草体字赫然而出。在那个年代，只要是具有初中文化的人，就会辨认出这种字体无疑出自这位副统帅之手。人们对他的字体太熟悉了，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到处可见他的那十六个字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不论是书报、杂志，还是街道、大楼，甚至连公共厕所的影壁墙上都可见到这种印迹。

笔端突然在白纸上凝止不动了。他放下毛笔，手撑前额，仰倒在沙发上。

不论是谁编写中国现代史，恐怕都不能漏掉他的名字，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奠定全国解放的辽沈战役，无不同他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任何刀笔都无法分割的。他有过自己灿烂辉煌的历史，显赫的战功曾使他被誉为“中国的蒙哥马利”。二十三岁任军团长，四十九岁当元帅，如今又成了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党章规定的接班人。他的名望已达到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任何一个辅佐者都无法攀比的高峰。他是拥有八亿人口、六百万正规军的中国的名副其实的统帅。他稳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然而，他却并非满足于此，日趋膨胀的“权力欲”使他已经失去了往昔的理智，他时时都幻想着党章中的那条规定能早日成为事实。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象魔鬼一样引诱着人们走向罪恶的深渊，它可以使儿子背叛父亲，同胞自相杀戮、夫妻反目为仇，它可以使文质彬彬的君子象饥饿的野兽一样凶残无情。

日趋渐坏的身体在警告着他，无论是精力还是体力，他都未必能抵得过自己的被继承人。如果自己先于一步寿终正寝，那么，自己经营多年的一切将化为泡影。于是，早在去年五月，他就公开对自己的老部下吴法宪说：“我主张设国

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两个月后，他的夫人叶群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在八月的庐山会议上，他又借“党内理论家”陈伯达之手抛出“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可惜这个曾迷惑住许多中央委员的阴谋，在最后的几小时内被粉碎了。舍车马，保将帅。他不得不置陈伯达于不顾躲到了幕后。庐山会议之后，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北京军区，只要能守住这块阵地，就仍可伺机卷土重来。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又召开了华北会议，会议不仅揪住陈伯达的问题穷追不舍，而且在他不同意的情况下，宣布了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风云突变、云谲波诡，使他们完全乱了阵脚。事情虽已过去几个月，但他仍余悸未尽。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副统帅的地位随时都有失去的危险。他清楚，他的被继承人在这方面不仅多疑，而且是从来不手软的，与其坐等待毙不如破釜沉舟。古今中外的政变史提醒他，成败往往取决于瞬间的果断决策，或居危险胜，或功败垂成。幸亏他还精于此道。

“每临大事有静气。”尽管骤变的局势对他越来越不利，可他从不愿流露出丝毫沮丧的情绪。即使无任何人在场，他也尽力抑制着自己。他清楚忧郁和急躁于事无补，而且还往往坏事。大将军临危而不乱，这确实是他的长处。

他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天花板。仿佛那里刻着讲解天书的秘诀。此刻，在他苍白爬满皱纹的面孔上显露出一种古怪的微笑，这微笑里面混杂着狡诈和凶残、阴险和虚伪——一个新的应变计划在他的苦思冥想中逐渐形成。

他伸手按动一下桌案上的电铃开关。门开处走进一个女

人，这是他的夫人叶群。

叶群虽已年过半百，可因为精于保养，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得多。对于这种年龄的女人来说，应当承认，叶群的身材是相当匀称的。也许是由于何首乌的效力，她的两鬓看不到一丝白发；她的皮肤白净，光洁如同少妇；她那浓密适中的眉毛，给她并不难看的面庞更增添了许多风采。虽然她早已远离那令人留恋的韶华年龄，但她很会修饰，她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既令人赏心悦目又显得庄重、沉稳。她给林彪整整当了三十年的秘书，尽管“八大”曾明文规定：夫人不准参政，但是，“九大”把一切都推翻了、搞乱了。她这个被人称为“中国第二夫人”的女人，不仅挂起“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头衔，而且还同自己的丈夫一起步入中央政治局，参与朝政。

叶群在用目光探视着林彪。她早判断出丈夫是有要事与自己相商。

林彪并不急于启口，即使是对自己的夫人，他说起话来也是相当地谨慎。出于诡诈的心机，他不想在任何情况下被任何人掌握到于自己不利的任何东西。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这是非颠倒、纷乱疯狂的年代乘隙而入、力排群雄，以卑俗、虚伪、投其所好的手段蒙骗了当今中国最高的领导者，并以他人之威清除任何一个可能危及自己地位的人。

这对儿地位显赫的夫妻，在这间密不透风的起居室里筹划起即将震撼整个中国的阴谋……

林家的住宅总是这样安静。铺着棕色地毯的走廊内看不到一个人。在这种时候，无论是保健护士，还是炊事员或公务员都小心翼翼地躲在自己房间里，从不乱走动。长期的官邸

生活使他们养成了小心谨慎的习惯。他们知道，在这所宅院内如果偶然听到不该听到的事情或是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甚至还要株连亲友。有时他们真想弄瞎双目或毁坏听觉终身成为废人，好落得个心静。如果不是亲身睹闻有谁会相信，在这个副统帅的私宅里，普通的工作人员连阎王殿里的小鬼都不如，他们没有任何自由，甚至连来往的私人信件都要经过严格检查后才能邮寄和接收。

在走廊的尽头，林彪办公室的门前坐着一个彪形大汉，他眯缝着眼睛懒散地伸着两条夯柱般的腿，昏昏欲睡。其实，此刻他清醒得很，他不过是用这种方式在集中自己的精力。整个住宅里每一丝响动都休想逃过他的耳朵。他是林彪的警卫秘书于成龙。他年约三十，也许还要大一些。他沉默寡言，模样庄重而不俗，但脸上的横肉却给人以粗犷凶残之感。尤其是他那副宽厚的胸脯，总让人联想起紫铜色的岩石或“钢铁”、“山岭”一类的名词。当他抬头眨眼的一刹那，可以看见一双青黑色的眼珠深嵌在洞穴般的眼窝里，眉宇间不时流露出骄横、无所畏惧而又敏锐的神情。也许因为他是副统帅的警卫秘书，所以在毛家湾的私宅里，除了四位主人之外，几乎无人敢正视他。总之，这是一个叫人看了难以忘记的形象。

于成龙挪动了一下身体，显得百无聊赖，坐在沙发椅里漫不经心地摆弄着一支“六四”式手枪。他到林彪身旁担任警卫工作已经五整年了。当年，红卫兵象泛滥的洪水一样涌进北京城，这些血气方刚的小将象中了邪一样在北京的大街上寻找真理。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不论你是谁，只要

发现你同他们的观点不一致，不由分说，象旧时候卖艺人那样，打下个圆场就同你辩论，严重扰乱了首都的正常秩序。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中央决定扩充警卫部队。于成龙原籍山东，他还有个孪生兄弟叫于化龙。兄弟俩曾由在省武术队任教的父亲指点，从小就练了一身好功夫。一九六五年九月，北京举行全国第二届运动会，兄弟俩应大会的邀请赶来献艺。他们精湛的武功令全场赞叹不已。有人预言，于家二兄弟拳脚不久将称霸中国的武坛。只可惜，一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象股无情的洪水，冲走了兄弟俩的希望与前途，与其他众多的英才一样，他们也被埋没了。但事情凑巧，不久，于家二兄弟竟被中央一位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同志发现了，很快被调到中央警卫团。经过一段严格的训练，哥哥于成龙分配到五中队成了副统帅的警卫秘书，弟弟于化龙留在警卫团任教官兼一中队副中队长。能够工作在副统帅身边，直接保卫副统帅的安全并与其朝夕相处，这曾使于成龙兴奋得一连失眠几个晚上。那毕竟是副统帅呀！在人们的心中，他仅次于光辉的红太阳。过去自己曾无数次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尽管也有喊哑嗓子的時候，可他心里明白那不过是表忠心的一种手段。恐怕所有喊“誓死……”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会真正去考虑如何去“保卫”。呼喊的本身就是目的，“忠心”的标准不过是“音高”和“持久性”，而如今却大不相同了。五年来，于成龙尽职尽责，从未出现过分毫的疏漏。连十分挑剔的叶主任都不得不暗自承认他是忠于职守的典范。因此，在林家院内，他的地位要优于其他所有的工作人员，他获得了可以携带武器随意出入林家的特权。对于这种信任，于成

龙则以为林家人安全不惜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作报答。他虔诚地崇拜着副统帅，象狗忠实于自己的主人一样毫无二心。

于成龙把手枪插进腰间的枪套里，随手从衣兜里掏出早饭时陈秘书转给他的那封信。他轻轻地抚平信封上的折印，指尖在上面慢慢地摩搓着。这是在青岛工作的未婚妻周虹寄来的，看到信封上那秀气的字迹，他便觉得心尖一阵阵颤抖。从早晨到现在，他已经看了七遍，每看一遍都体味到一种温柔的新鲜感，他似乎感觉到从那几页信纸中散发着一股清香，一种他曾在周虹身上闻到的那种清香。他爱周虹，想周虹，更盼望着能早日与她结婚。真不可思议，象他这么个铁石心肠的汉子竟如此钟情于一个姑娘。炽热的爱烘烤着他。于成龙同青岛姑娘周虹恋爱已经整整五年了，然而，不经“林办”的批准，他是无权结婚的。姑娘在信中劝他复员回青岛，去享受普通人所应享受的天伦之乐。只要能回到青岛，哪怕他去当一个普通工人，周虹也依然爱恋如故。她不求成龙飞黄腾达，高官厚禄，只求他的爱。回来吧！快结束这天各一方的别离生活。

成龙读着周虹的来信，心里一阵酸痛。他总觉得对不起周虹，是自己耽误了姑娘。象她这样的好姑娘，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他有心写信让周虹忘掉自己……不！不仅他自己不情愿，这样做的本身就是对姑娘的一种亵渎。他清楚，周虹绝不可能把爱抛给除他以外的任何一个男人。等待吧，耐心地等待吧。也许有一天，这圣洁的爱将感动上帝，感动“林办”，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从走廊的另一头传来轻微的开门声，于成龙把信工工整

整地叠好，小心地放回衣兜里。他转过身，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走进来，在这个军人的身后紧随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于成龙认出来了，这个走在前边的军人是总参谋长黄永胜。然而，成龙依然坐在沙发里毫无站起迎接的意思，仿佛正朝他走来的这个人不过是普通的公务员或低职文书一样。于成龙把头又转过来，只是用眼角瞟着越走越近的总参谋长。在于成龙的心里，此时此刻除了林家之外，任何人都无所谓。他谙熟警卫秘书的职责，他要绝对保护副统帅的安全，为此，他可以得罪任何人，以至制裁任何人。

“请你站住！”于成龙瓮声瓮气地拦住已经走到身边的总参谋长。与此同时，他站起来，伸出粗壮的胳膊，横在黄永胜的胸前。

黄永胜惊愕地望着比自己还高出半头的于成龙，更令其惊愕的是，他万万没想到居然有人敢限制自己的行动。他仿佛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嘴角抽动了一下，他真想狠狠训斥一下这个不知深浅的警卫。然而，这毕竟是林家，而不是总参大院。他忍住了，心里象吃了只苍蝇一样难受。

“同志，他是黄总长。”跟在黄永胜身后的那个青年人瞪了于成龙一眼说，语音里夹带着几分傲慢与不屑一顾的神情。

“我认识他。”于成龙朝年轻人翻了一下眼皮，他最讨厌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

“是林副主席请黄总长来的。”年轻人没有听出于成龙答话中轻蔑的口吻，仍虎操操地对于成龙说。

“这与我无关。”在没接到“林办”通知之前，于成龙